

纪伯伦全集（五） 1

目次玫瑰书简 1 译者前言 3 第一部分 5 第二部分 99 第三部分 189 第四部分 275 纪伯伦遗嘱 360 蓝色火焰 361 译者前言 363 纪伯伦致梅茵·齐娅黛的信 365 附:梅茵·齐娅黛致纪伯伦的信 449 纪伯伦家书及致友人的信 465 致父亲哈利勒 467 致米哈依勒·努埃曼 469 致艾敏·胡莱卜 501 致奈赫莱 510 致伊米尔·泽丹 515 致艾敏·雷哈尼 517 致优素福·哈维克 518 致萨利姆·谢尔基斯 519 与纳希卜·阿利达的通信 520 致艾德蒙·沃赫白 521 致菲利克斯·法里斯 523 致艾迪勒·沃特森小姐 525 《纪伯伦全集》编后记 527 玫瑰书简(1908—1931)李玉侠译译者前言《玫瑰书简》原名《纪伯伦情书集》,收纪伯伦一九〇八至一九三一年间给他的美国女友玛丽·哈斯凯勒(1873—1964)的一百八十余封情书。阿拉伯文《纪伯伦情书集》的编者为了使读者对纪伯伦和玛丽的关系有比较全面的了解,特意挑选了玛丽的一部分书信和日记穿插在纪伯伦的大量书信中,还在必要的地方加了几段按语。纪伯伦给玛丽的每一封信都有标题,这些标题也是原编者拟的。一九〇四年,纪伯伦得到一位美国摄影家的帮助,在波士顿一间小小的工作室里举办了一个自己的画展,玛丽参观了这个画展,非常欣赏纪伯伦的“精神伟大而面积狭小”的绘画。她找到了躲在展室角落里的纪伯伦,鼓励他要有信心,要振作精神。她认定纪伯伦一定会获得成功,从此二人频频接触。她提出帮助纪伯伦去欧洲学习,并鼓励他用英文写作。一九〇八年,纪伯伦接受了她的资助,去法国巴黎艺术学院,在法国著名雕塑家罗丹指导下学习。一九一〇年,他学习结束回到波士顿。同时,他在玛丽的帮助下用英文写作也获得了成功,两年后,他移居纽约。玛丽成了纪伯伦事业上的挚友,生活上的知己,她陪伴着他度过了在美国最困难的时期,起了别人起不到的作用。虽然她拒绝了纪伯伦的求婚,嫁给了别人,但是,他们

之间的深厚友谊和纯洁感情是永存的。纪伯伦成为著名的作家、诗人和画家,是和玛丽的无私奉献、大力支持分不开的。他们之间的大量通信和玛丽的日记,详细记录了他们的生活、学习和交往的情况,他们离别时的思念、相聚时的欢乐,以及他们畅谈过的各种问题。这部书信集末尾的《纪伯伦遗嘱》,是纪伯伦当着亲属的代表以及阿卜杜·麦斯哈·哈达德、努埃曼和七位了解他情况的美国妇女的面口述的。他指定阿卜杜·麦斯哈·哈达德负责把遗嘱放进保险箱封存。遗嘱经法院公证,立于一九三〇年三月十三日,距立嘱人去世的日期差不多有一年的时间。在纪伯伦去世的前三天,努埃曼发现遗嘱的原件由居住在纽约的埃德戈尔·萨贝尔保存着,复印件由纪伯伦住在波士顿的妹妹玛丽雅纳保存着。据努埃曼回忆,纪伯伦的遗产总价值为五万三千一百九十六美元,但是在“经济危机、房地产和股票跌价”之前,遗产的总额大约八万至九万美元。译者一九九八年九月第一部分在乡村(1908年10月2日)亲爱的玛丽:在一个乡村里,我和两位亲密的朋友促膝畅谈(其实是闲聊),他们是我的同胞,又是一对夫妇,生活优裕而又简朴。丈夫胸中跳动着一颗伟大的心,妻子神采奕奕。他们都喜欢诗歌。他们的家园一片葱绿,不论是谁见到都以为它是一个被分成两部分的大花园。从远处望去,一间间房屋仿佛是镶在天鹅绒地毯上的珊瑚。我画画,确切地说是一个心眼儿地画画。我想,只要孜孜不倦地努力,就会获得令自己满意的绘画技巧,就能开阔视野,这个想法太好了。我常常不情愿地放下画笔,像个孩子似的强迫自己去睡觉。亲爱的,难道你不记得我是通过听觉渐渐了解人和事的吗?不是吗?声音最先传入我的灵魂。亲爱的,现在,我改变了,通过视觉渐渐了解人和事。很显然,我记住的是人和物所具有的外形和色彩。哈利勒即纪伯伦,他的全名是纪伯伦·哈利

勒·纪伯伦。全是她的功劳(1908年10月10日)我的心上人玛丽:身上爽快,头脑活跃,精神也好。我发自内心地祝福你,我要告诉你,放在你那儿的画品和肖像画全归你所有。光阴似箭,时间不知不觉地就过去了。我诚恳地再向你说一遍,我在巴黎这里创作的一切画像、画品也都归你,你有权自由处理它。我说的这席话,好像是长者的遗言,但是,它确实是我的真诚愿望和情感的表达。我希望自己能多活几年,能为你创作出更多更成熟的作品。我也希望能有那么一个机会可以对你说:玛丽的恩惠使我成为一名艺术家,玛丽的挚爱又使我成为一名画家。夜深了,邻居们都进入了梦乡。对面作坊里的那位嗓音柔和的女工也没声了,我看不见她唱的那首动听的俄罗斯歌曲了。寄去我对你的美好祝愿!哈利勒生活的烟雾(1908年11月8日)最亲爱的人儿:枯燥乏味的生活使我心情沮丧,每当这时,我就阅读你的来信。每当“自我”被烟雾包围时,我就捧着你的来信贪婪地读着。你的信使我想到我这个实实在在的“自我”,使我能够剖析自己,让我自己脱离丑恶和龌龊——脱离生活的苦海——尘世啊,每个人都需要有一个避难所。我灵魂的避难所是一片森林,我生活在这片森林里,深得你的同情与关怀。现在,我正和颜料奋斗,苦得很呐。毫无疑问,我们中有一个将会获得成功,我似乎听到了你那甜甜蜜蜜的声音在说:“哈利勒,你对画画还有要说的吗?”我把自己的灵魂倾注在颜料中,我专心致志地作画,我的山峰遮住了西下的夕阳,它吻着绚丽多彩、五光十色的晚霞。学院的权威人士说:“不要给完美锦上添花。”我的灵魂悄悄地说:“如果我要作画,那我就画完美的东西,一定把它蕴含着的美画出来。”亲爱的,我该怎么办呢?是迎合权威,还是让自己的灵魂得到满足?这些受尊敬的艺术专家们洞悉一切,但是,灵魂是最亲近的。夜深了,我很疲倦,要上床睡觉了。

然而此时的我被那些理不清的思绪缠绕着，心情很沉重。晚安，宝贝儿，上帝赐你幸福。哈利勒圣诞之夜我亲爱的玛丽：上帝使你如意，亲爱的……平凡人的情操是高尚的。耶稣唤起的精神永垂不朽，他唤醒了你内心的真诚，使你为自己的一切感到莫大的欢乐。也许圣诞节你过得很幸福，很欢乐。但愿年复一年你都能像这样生活在平静、安谧之中。但我只想你一个人，我一想到你，生活就放射出光彩，就硕果累累。吻你的手，善良的玛丽，你的品德高尚。吻你的手，是我这个心力交瘁的人的幸福。哈利勒我失去了爸爸（1909年6月23日）亲爱的玛丽：我失去了爸爸，他去世在六十五年前他出生的那个老宅子里。他寄给我的最后两封信使我潸然泪下。他躺在灵床上还祝福我，为我祈祷，然后咽下了最后一口气。尽管我明明知道爸爸已经永远离开我长眠于地下了，但我仍抑制不住死别的悲哀，心里火烧火燎地难受。我感觉到死神那沉甸甸的手向我身边伸过来，使我依稀地看到了那黑暗的过去。爸爸、母亲、哥哥和妹妹活着的时候，他们对生活充满希望，冲着太阳微笑，可现在他们又都在哪里呢？在什么地方呢？他们居住的地方叫什么名字？是不是都住在一起？他们是否仍未忘掉那早已成为过去的往事？他们居住的地方离我们这个世界很近还是很遥远呢？亲爱的，我知道，他们还活着，仍然过着由庄严而崇高的美制约着的永恒的生活。他们比我们更接近上帝。裹上七层殓衣，也不见得能遮住他们正视现实的视线。他们已避开了那些花言巧语的人，摆脱了灵魂的欺骗者。我体会到了这一点，但是我的心仍然非常痛苦、难过。哈利勒我的快乐（1909年6月25日）心爱的：你是我的快乐，我的安慰。你在夏威夷，你在太阳岛，你在这个星球的另一边。你的白天正好是巴黎的夜晚，你属于另一个大洲，但是你仍然是我最亲近的人。只我一个人时，你就来和我相伴——我看

见你时是这样的——傍晚，你我相会，你坐在桌子前，面对着我。你讲话，我聚精会神地倾听。过一会儿，我又看见你在另一座山上，不是在这个世界上，也不是在这块土地上。我的日记本上写满了我对现代艺术家们的看法和评价，还记着他们大家的看法和言论，这些看法和言论各有千秋。卡利的画真令我陶醉，画中的人物有的坐着，有的站着，全被烟云笼罩着，朦朦胧胧的。这些人物表达出了别人画中的人物表达不出、只有列奥纳多·达·芬奇列奥纳多·达·芬奇(1452—1519)，意大利著名画家。的画才能表达出来的语言。卡利了解人的面孔和手的秘密，熟练地把握住了它们的纵深、横竖的构成轮廓。他的生活之美不亚于他的艺术之美。他遭受过磨难和痛苦。然而，他通过绘画语言把内在蕴藏着的痛苦表达出来。他知道泪花中闪着光，一切事物都在泪水中化解。我挂念着夏威夷的群山和峡谷。吻你的手，我一闭上眼就看见了你，亲爱的。哈利勒相见(1910年10月31日星期一)我亲爱的：我已如期到达纽约，最最亲爱的人啊！我多么想立即就见到你，我一心想着你。我非常兴奋，难以抑制内心的喜悦。明天傍晚，我就到了波士顿。请给我写信吧，我的心渴望见到你那张美丽的面容。我真想见到你，特别想你。啊，现在，你可离我近了。哈利勒纪伯伦日记从她的日记中，我们了解了她。在一九一〇年十一月一日，我给她写了一段词不达意的话，这段话前后自相矛盾。但是，正如她说的，独居是孤独、痛苦的。因此，必须用感觉和思考来排解它，这需要有耐心和毅力。在培养耐心和毅力的同时，探知了宇宙间高深莫测的奥秘。她说过：接受这样的事实如同晴天霹雳一样。在一九一〇年十一月一日她说过：“哈利勒从巴黎回来以后，常常同我一块儿进餐。他和朋友、同事互不往来，这种与世隔绝的独居生活给他带来了极大的痛苦和不幸。”在一九一〇年十一月一日她还

说过：“他离开长达两年零四个月以后又回来了，他去那里是为进一步钻研、锤炼自己所钟爱的艺术……他为开拓自己的艺术视野而高兴。”我们一周见两次面，有时多些。《让遗忘冲淡过去》这是纪伯伦写的一篇没有发表的短文。让遗忘冲淡过去吧。忘掉过去，换上现代光辉灿烂的思想……他给她讲了一个已经过去但仍留在幻想中的故事。过去的岁月已经随他的爸爸长眠于地下了，那是一段斑痕累累的忧伤的岁月。这个家庭的生活贫寒、清苦，爸爸酗酒。这个家就靠这个酗酒的爸爸支撑着，他早已习惯了这种生活。但是，他从母亲那儿却能得到安慰。母亲用慈爱来保护她的子女。在纪伯伦的记忆里，爸爸没有给他留下什么值得留恋的事情，他只记得爸爸入过狱。让遗忘冲淡这段令人痛心、令人辛酸的岁月吧，他讲的这个故事是一个娓娓动听、用幻想编织起来的故事。那幼狮、广阔的森林、绿油油的草地和肥沃的土地统统留在他的记忆里了。他讲这些事是为了给黑暗而又痛苦的生活增添绚丽迷人的光彩，用光明照亮黑暗，也是为了不让“她”再悲伤、忧愁。玛丽日记（1910年12月7日）“这段文字反映了萦绕在他脑海中的黎巴嫩那个住所的梦幻。”夜里，他讲述了自己的家史。他的外祖父是一个大主教，名叫伊斯塔瓦·莱哈曼。他精通希腊语、拉丁语、意大利语和阿拉伯语。他口齿伶俐，能言善辩。他的声音凝重悦耳，他喜欢唱歌。外祖父有七男三女，纪伯伦的母亲卡米勒是他最喜爱的小女儿，他亲昵地叫她“上帝送给我的心肝儿”。哈利勒出世以后，他格外喜爱这个小外孙。外祖父在世时拥有村庄、庄园和葡萄园，然而他去世后家境萧条，日趋贫寒，财产罄尽，家业衰败。纪伯伦的祖父则是一个乐天派，对人世的冷暖淡然置之，过着悠闲自在的生活。他有钱有势，是一个地位显赫的财主，然而他从不吃喝玩乐。他爱运动，头脑聪明。他饲养狮子，为驯养它们费尽

了心血。人们敬仰他的为人，赞美他的人品，人人都尊重他。水酒交融(1911年1月)是的，可爱的玛丽！星期六晚上，我沉醉在交响乐里，如同水和酒交融在一起。这是因为我听了伊莱曼的精彩演奏，感觉到自己已经产生了一种欣赏音乐的强烈愿望。晚会结束后，在你的影子的陪伴下，我休息了一会儿，然而我的心已经陶醉了。玛丽，心爱的玛丽，在这宁静的夜里，也只有你才向我喷吐芳香，喷吐发自内心的温馨的芳香。只有这时，我才能准时地、安安静静地干工作。只有我心情快乐了，我才乐意干自己的工作。玛丽日记(1911年1月10日)——他想为我画像并不难。“亲爱的，因为你已经把我迷住了，你占据了我的心。”画像对他来说并不难——因为这是他的最大心愿——我也有在夜间请人画像的想法，因此我们不谋而合。他遂愿了，开始挥笔作画，我坐在自己的小凳子上小睡。只用了半个小时，他就把我的面部轮廓、线条勾勒出来了。他自己很满意，脸上挂着愉快的微笑。他那乐此不疲的样子也感染了我，我也为此高兴起来。稍停片刻，清晰的线条就描画出来了，从画像中我的面部表情上可以读出我的整个内心世界。玛丽日记(1911年3月24日)“他又滔滔不绝地谈起了他的身世，他谈爸爸，谈母亲，说出的话有些言过其实。”玛丽：“你记住的第一件事是什么？”纪伯伦：“是我掉进水里又被救上来……是这么一回事：我家院子里有一个喷泉，当时我正在玩‘阿里’牌大皮球，不小心皮球掉进水里，我也随之掉进去了。他们说：‘你当时还不满两岁半。’“我爸爸偏爱我那位同母异父的哥哥彼得，我不在乎。爸爸爱我母亲，母亲也向他付出了强烈的爱，并很尊重他。要说互相理解，他们之间似乎没有。爸爸是一个性情古怪、心地冷酷、表情严肃的人。母亲则是一个慈眉善目、温顺宽厚的人。“爸爸用尖酸刻薄的话讽刺挖苦我，我的意见稍微不合他的意，他就骂我蠢，骂我笨。“有

一天，他宴请宾客。那时我已从学院指贝鲁特马龙教会的学院，纪伯伦在此学习阿拉伯语和法语。毕业，搞诗歌创作。我写的诗，诗句优美。我的爸爸对此很惊奇，拿我没办法，对我的诗也无可挑剔。“一位女士说：‘我读过你的诗。’”大家随声附和，异口同声地夸奖我，赞美我。我的爸爸在一旁用火辣辣的目光逼视着我。“一位男士要求我吟诵一首我创作的诗，我爸爸急忙抢先说：‘我想朋友们中没有人爱听你的胡编乱造，你还太稚嫩。’”“在大家的再三恳求下，我吟诵了一首我创作的诗，随后爸爸说：‘行了，行了，别咬文嚼字，瞎扯饶舌了。’”“爸爸一心想让我当律师，可母亲同意我自己选择职业。”纪伯伦收住了话题，目视前方。他立即转而朗读托尔斯泰书籍中的片断，读得非常认真。我惊奇得喘不上气来，说真的，我还从来没听到过什么人像他这样读书呢。我爱他，什么也不能把我们的两颗心分开。我决心继续发展我们的关系，我想到了结婚。这时眼泪禁不住流下来，当然这是兴奋、希望之泪。我最难逾越的障碍是我的年龄，我很失落。纪伯伦的婚姻应该是他的生活的开端，他需要找一个志同道合的人做伴侣。毫不奇怪，不久的将来他这颗星就会闪闪发光。他的伴侣不应该是我，而应是另一个女人——这是命里注定的——我决不能去占据这个位置，尽管我付出了很多。他是一个举世无双的天才，他前程似锦。玛丽日记（1911年4月15日）今天他一到我这儿，我就抢先说：“我有一句话。”我犹豫了一会儿又说：“我的心背叛了我的嘴，我的心谴责我的想法，但是，正确总是占上风。”他说：“你心里折腾的、思考的是什么呢？”我说：“你的一切都那么美好，而我什么都不好。我哭了，你可别管，昨天夜里我痛哭了一夜。”他大声喊道：“你哭了，你哭了，你哭了！”他边喊边拉起我的手，放在了他胸前。我说：“我不考虑结婚，尽管我心里那么渴望着结婚。”他困惑，我茫然。我不知道

……于是我又接着说：“我不属于你……我爱你，这只是一种纯洁的爱，它不允许我毁掉你的前程。”是的，我的年龄比他大。他的生活岁月悠远而漫长，命运向他张开了双臂。纪伯伦哭了，继而放声大哭起来。我拿出手帕，递过去。他边擦泪边咕哝着说：“总之一句话，我爱你！”他一把将我搂过去。经过一阵激动后，我吻了他的手。我紧紧地拉着他的手吻个不停，我的眼泪簌簌流下，浸湿了他的手，他的手是一颗跳动的心。在门口，他大喊：“玛丽，玛丽，把一颗心给我吧！”我平静下来，眼前亮堂了。我爱恋地回答他说：“谢谢你，我的主啊！”我多么幸福啊，我为他做出了牺牲，然而，这种牺牲使我们更加亲近了。玛丽的信（1911年4月28日）我坐了几分钟，默念着铭刻心中的肃穆的祈祷词——祈求上帝给你帮助，给你力量、耐心和信仰；祈求上帝给你明媚的阳光、充沛的活力。静默一会儿，我的思绪又回到你的事情上去……你微笑着迎接我，接近我。好像有一条闪亮的银线束住我的情感，它牵引着我去找你，而我亦觉得你已来到了我的身边。玛丽的信（1911年4月29日）世上一切事物都是美好的，你珍贵的画品展出了，有一部分挂在了墙上。《痛苦之泉》悬挂在《玛丽》这张画的位置上，它像一朵盛开的鲜花那么娇艳，明丽，耀眼，醒目。《夜里黑影》放在了《说明词》旁。《痛苦之心》挂在已褪了色的门旁。什么都说了，没有保留一个字。你心灵中蕴藏着的对生活的赞美和热爱已毫无保留地向人们展示出来了，它们表现了你罕见的才华。你可以用嘴来品尝那浓郁香醇的成功的美酒，那滴滴汁液浸润着你的心田。徘徊（1911年5月）我毫无目的地游逛着，在这个伟大的城市的街道上徘徊，阴影追逐着我。我用千只眼睛，白天黑夜仔细看，用千只耳朵认真听。等我转回来踏上台阶，进了自己的房间，看见屋里有许多东西都需要仔细地看，许多声音都需要认真地听。纽约不让人安

歇，我来到这里，怎么能企盼着得到安静呢。下午，我在博物馆里，一切都是庄严肃穆的，从博物馆里可以体味到天才的神妙，同时也诱发了我心底朦朦胧胧的情感。尽管它是新博物馆，建筑是现代化的，但它仍不愧为一座最伟大的博物馆。当我知道你在攻读《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是德国哲学家尼采于一八八三年至一八九一年间创作的一部作品。这一作品时，我高兴极了。我多想和你一块用英语读它啊，尼采是达尤尼斯的集中体现，是一个游离于大森林的超人超人，是尼采提出的所谓最强、最优、行为超出善恶，可以为所欲为的人，即达尤尼斯。——他是全能的存在，他爱听音乐，爱跳舞，会享受。我必须使用发油吗？在我的头发梳不拢时，用用它还行。如果我每天擦它，岂不成了每天清晨用圣油擦头的那些迦勒底祭司了吗？你怎么还给我寄钱呢，我的钱足够用了，你已给我寄来许多钱了。祈求苍天祝福你的慷慨之手吧，晚安，亲爱的。如果你在我身边，我该多么快乐！哈利勒命运（1911年5月3日）我诅咒命运七次，这是因为土耳其使叙利亚变成了它的一个省。君主的势力追逐着海外七大洋的叙利亚人。这些黑影幢幢的人类之鹰紧紧地注视着这里。在这座城市里的土耳其驻纽约大使里达帕夏是一位身子臃肿、行动笨拙的人。他有一个病态的脑袋，整天无精打采、百无聊赖。但是他老谋深算，知道如何煽动叙利亚人反对叙利亚人，知道如何激起他们互相仇恨。今夜，我在《叙利亚报》编辑部主任麦克莱兹勒先生家里与这位大使共餐。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会鬼使神差地到这里来和他谈话。我希望上帝改变一下我的状况，我最聪明的朋友。我的心为你歌唱（1911年5月2日）寄给亲爱的：亲爱的，我的心坎里有一首诗，一种诗情。在我的思想里含有忧虑和悲伤。我的心为你歌唱，我的脑袋想念你。我不希望得到人们的慰藉，我的心灵忧伤，直

至死亡。人们——短时集聚一起——他们挤在一块儿，没有什么用处。麦克莱兹勒的家庭聚会非常精彩，气氛清新柔和，交谈融洽随意，连座次都井然有序。各方客人都有——美国、叙利亚——那位大使强装笑脸。我们谈了艺术，他邀请我去访问华盛顿，这是设置障碍的土耳其伎俩。应主人的再三请求，我发了言，但是，我的发言如同在干草堆上扔了一把火。可怜啊，叙利亚——它的儿女是诗人。尽管我们像天使似的在它的耳畔歌唱，可它还是听不见啊！可怜啊，叙利亚！《钱……钱……》这是纪伯伦写的一篇短文。钱是永存的，必需的，生活离不开钱。他和其他人一样想赚钱，不过他想通过艺术赚钱。他认为画男人肖像汇成集子出卖可以赚钱。他希望他的朋友们把他介绍给那些名人、专家。玛丽给那些名人、专家写过好多信，真是碰巧，成功了。他画了诗人、音乐家阿尔孙·费尔维勒的肖像。肖像画得惟妙惟肖，很精彩。火辣辣的脸（1911年5月5日）我亲爱的：今天，我接待了一位叙利亚作家。下午两点钟，我去了费尔维勒家。他的那张画是我这支笔创作出的最好的一张。帕夏说：它是心灵深处最坦诚的表达。我们进行了一次风趣而又别开生面的谈话，然后，我们同去看画展，他向我介绍了专家和艺术商。几个小时后，我风尘仆仆地赶回家，为了不误我和雷哈尼艾敏·雷哈尼（1876—1940），黎巴嫩作家、政治家，也是阿拉伯海外文学派的代表作家之一。及他的朋友们约定的见面时间。午夜，我感到浑身乏力，很不舒服，我多想把头依在你的肩膀上！我多想让你用手抚摩我的火辣辣的面颊啊，亲爱的，晚安，即使你我天各一方，我也忘不了你。哈利勒吻你的眼睛（1911年5月7日）我刚从博物馆回来，心情激动万分。我特别喜欢欣赏这些优美的杰作，多么想和你一块去欣赏啊。我一个人在那里闷闷不乐地凝视着版画，因为你不在这儿，我感到寂寞和孤独。就

是在天堂，人也需要有一个伴侣以充实他的生活。两个人形影相随心里会感到无比幸福。上帝保佑你快乐，赐你爱，你真幸福，真幸福啊……吻你的眼睛。哈利勒犹太人（1911年5月10日）亲爱的：在纽约大街上，每两个行人当中就有一个犹太人。中午，人们成群结伙地拥到外边，你看吧，全是犹太人。今天，我在“凡费索·艾夫纽”看到了足有两千犹太人。这情景使我浮想联翩，令我想起了巴比伦、西班牙的那些脚戴镣铐沦为奴隶的犹太人。这个场面为诗人提供了回顾埃及犹太人的过去和追寻美国犹太人未来的机会。也许会有那么一天，犹太人进入“凡费索·艾夫纽”，就像巴黎人进入凡尔赛一样。犹太人是纽约的国王，凡费索·艾夫纽是犹太人的居住地。历史将会重演，一种看不见的东西保护着散居各地的犹太人——世界正是这么开始的。世界属于他们，他们正在抛弃世界，正在践踏世界。是的，玛丽，他们正在抛弃世界，正在践踏世界，这种看不见的东西令人不寒而栗。你的来信太好了，它芳香四溢，沁人肺腑。每一封信对于一个饥饿的灵魂来说都是一顿美餐。我要给你带来一件最美的东西，漂亮的人啊，我想让你看一幅新画像。过去曾有过那么一次，你还记得当时的情景吗？你看，我得意。于是，我也不自卑了，也不忧愁了——你还记得这些吗？我要上床睡觉，不再想什么了，因为我困极了。不过在睡前我还想看一段《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和你——你和哈利勒一起读。啊，远方的亲人，啊，我亲爱的。哈利勒死亡的恐惧（1911年5月12日）“阿尔孙，你最好让你母亲看看这张画，”一位女士对阿尔孙·费尔维勒这么说……“你母亲将会从这幅画上看到自己真真切切的儿子，也将会看到她这个儿子会干出一番大事业来。”这几句话使我十分激动，亲爱的玛丽。“将会看到自己真真切切的儿子，”……我的心突然兴奋起来，我自然会非常自豪地想起你。在毕

鲁卡琳纽约市的一个区。我和我一位患病的朋友一块度过了一小时，我为他吟诵了我的诗歌。等我诵完了苍凉悲壮的诗歌将要走时，他抓住我的手悄声说：“纪伯伦，回叙利亚吧，回到你那已到中年的母亲身边。她爱你，纪伯伦，回你的祖国去吧！”我心情凄苦地离开了他，我边急匆匆地赶路边擦眼泪。他的心想念着叙利亚，他的心里装着死亡的恐惧。哈利勒你在，我知足（1911年5月16日）可爱的玛丽：我在雷哈尼居住的旧宅里租下一间小房间，不瞒你说，换了环境，我的心情反倒忧郁不快了。我从一个私人套间搬进一间像洞穴似的房子里。不过干事方便了，我很满意。我在雷哈尼宽敞的房间里画我的版画，总算安静了几个小时。一个外国人住在一座大城市里，应该随地而眠，随处用餐，应该摸清没去过的不知名的大街小巷。急于不停地奔忙的人们还都很快活、很惬意，这情景令我困惑，无从解释。我是演唱的旅行家，是隐士，我也喜欢这样。笑吧……明天我开始工作，难道你不想来这儿坐坐吗？来吧，每天下午来。来吧，来帮帮我。有你在，我知足。哈利勒你眼里充满喜悦（1911年5月19日）致知己：我衷心感谢来自叙利亚兄弟们的忠告，我劝他们要相信自己，责怪他们相信土耳其制度。让这些可怜的人明白，生活中漂亮的谎言并不比那些丑陋的谎言危害少。权力的宝座是建立在沙滩上的，为什么还要跪倒在这尊肮脏的雕像面前呢？世间宽广无垠，天空浩瀚无边，希望无限，为什么我们还要把自己的眼光限制在这么狭窄的空间里呢？我要帮助那些值得帮助的人，上帝指引我，苍天亲吻我，大地祝福我，亲爱的人眼里充满了喜悦。哈利勒思考生活（1911年5月25日）我最最爱的人：你是多么值得赞美、颂扬。说到我不能酬报你对我的恩惠，那是因为我尽管想报答，也没法把你应得到的全部还清，是我欠你的太多了。我对你的爱激荡着我的灵魂，这个世间最丑

陋，它缺的就是这种激情和情感。我们狼吞虎咽地吃饭，那是因为我们饿了，需要填饱肚子。我们如饥似渴地喝水，那是因为我们渴了，需要补充水分。但是，我们如饥似渴地相爱，却没有任何东西可用来充饥，用来解渴。爱的美德隐藏着生存的秘密，一切生存都隐藏着秘密。我不会表面一套，背后又一套。我既不自我表白，也不花言巧语，也不会被那滚烫的鲜汤所迷惑。我只大声说一句话：我爱你。我尊重包括你躯体在内的这个人，换句话说就是尊重你那颗和你如同酒水融在一起的高尚灵魂。哈利勒慷慨与报答（1911年5月30日）我心爱的、陪我熬夜的人：有才能才会有名气，有能力才会有好名声。头脑清醒才能再现现实。……你知道吗？我今天画了一个高个子人的头像，头像画得很逼真，你想象得到吗？亲爱的，我给谢尔兰兹·莱萨勒·费西尔特画了一幅像，画这种像是一种享受。我用了几个小时，仔仔细细地端详画中他的身段和相貌。我用笔仔细、认真地又描画一遍，增添了人物的内在气质，更具真实感。我画，我构思。他说他的意见，我发表我的看法，这是一场有趣的争论。这位机敏的专家畅谈这个时期艺术领域里的问题，见解正确，思想敏锐，善于辞令。亲爱的，你为什么源源不断地为我提供这么多钱呢？上帝保佑你有如此慷慨的手。快乐的夜，留住吧。哈利勒原编者按：夏天，他们交往少了。她住在西部山区，这里偏僻、幽静。这个时候是修身养性、思考问题和恢复精力的好时机。她曾竭力劝说他跟她一块去，可他婉言谢绝了。夏天，他去了波士顿妹妹那儿，然后又去了太平洋上的哈利麦·萨毕哈群岛。在那里，这位天才进入了天堂，生活在没有人类喧嚣的遥远的地方。他思考着爱情和死亡——一会儿想爱情，一会儿又想死亡，可哪个也代替不了哪个。在那里，他听乐曲，即使乐师不演奏了，乐曲声消失了，然而那颤动的余音仍萦绕在他的耳畔。赢得

了生活(1911年6月28日)心爱的人:外面正闹流感,我躲在屋子里。夏天感冒和冬天感冒一样难受。我太有感受了。我谅解了它们,它们高高兴兴地光顾我,顺顺利利地让我患了感冒,苦涩的味道打消了我要一口吞下一个土耳其的可怕想法。六月啊,阴暗、寒冷、凄凉,空气沉闷,我仿佛在狱中一样。我嘴里苦涩,真想有一股清新的空气透进来,哪怕是一束灿烂的阳光照进来也好啊。玛丽啊,玛丽,我现在要睡了,眼睛应该闭上了。为了想你,我把脸转向了墙壁。我想啊,想啊。你攀上了高山,你赢得了生活。祝你拥有一个美好的夜晚,你以后的夜晚全都美好。哈利勒太阳落山(1911年9月14日)亲爱的玛丽:我能去吗?我去是为了能见到你,排遣一下我的忧愁和苦闷。明天太阳落山时,我能到吗?这几周我过得漫长而沉重。我一直没见到你,难道我不是一个人吗?太阳落山时我能不能到你那儿呢?在夏天,即使在炎热的夏天,我也不想闲着。我又开始写《被折断的翅膀》,我得到启发,搞出一套新的装帧设计方案,如果出版商照我以前设想的方案出版,那就糟糕透了。我画画,我作诗。让我兴奋、激动的事太多了,千头万绪,我总得理出一个头绪来。我想告诉你许许多多事情,有一千零一件。我还希望告诉你一千零一个计划。玛丽,生活闪耀着光彩,黎明露出曙光。你信吗?我开始热爱生活了,因为丰富多彩的生活值得你为它付出一切。祈求,祈求……梦寐以求,梦寐以求……我多么想见到你啊。你烦吗?我心急火燎地等啊,盼啊,想在电话里听到你的声音。哈利勒原编者按:这期间,在纽约和波士顿之间新开辟了一条航线,轮船可以通航了。一九一六年,航海公司成立了,名字叫“麦图鲁布里塔”,航行一夜就到。和星星为伴(1911年9月19日)心爱的:我在甲板上度过了苏菲似的一夜,船上没有一间专门的卧室,凡是供人躺卧的地方都散发着一股浓重的酒味。

这一夜我和星星月亮为伴。太阳出来了,异常灿烂的太阳冉冉升起。像这样的夜晚,只能带着幻想去回忆它。沉静笼罩着平静的大海,广阔明亮的夜空静悄悄地、从容不迫地向太空深处展开去,此时此景使我思绪起伏,浮想联翩。哈利勒四只眼睛(1911年9月22日)我亲爱的:我租下了一间普普通通的小房间,把它当做画室。它有个阳台,灿烂的阳光和新鲜空气从这里透进来。它很好,与我在巴黎时住的那间漂亮的房子相比并不逊色。租金二十美元,你想多便宜啊。当然,你希望我租一间宽敞的大房子,但是我现在这么容易地租到这样的房子已心满意足了。伟大崇高而慷慨大度的精神将指引我去追求真理,为我指明道路。不久我将赚大钱,到那时我就可以搬进更漂亮的房子了。两周内我就可以工作了。这是一座巨大而又有活力的城市,我将和工人们一块工作。城里各个层次的人都在活动着,正如上帝赋予的想象力在活动一样。我开始走访三个月前我们去过的那些地方,当我用双眼观看时,这里的事物全变了。等你来时,我们用四只眼睛看。人儿啊,上帝陪伴着你。哈利勒原编者按:恺伊兹小姐是美术教师,她认识玛丽,很喜欢她。玛丽曾向她讲过这个吸引人的事……她描绘才能、爱情和艺术。恺伊兹小姐说:“你干吗不鼓励他呢?!”玛丽问:“鼓励他什么?”恺伊兹小姐说:“在学校里搞画展啊。”恺伊兹小姐是美术专家,精通艺术。她希望玛丽把纪伯伦的画拿来让她看看,让她评论评论。因此引出来下面这封信。不懈的奋斗(1911年10月20日)我亲爱的人儿玛丽:艺术家们认为评论家太苛刻,太粗暴,这不对。恺伊兹小姐的评论没错,坦率地讲,她遵守常规,循规蹈矩。她崇拜古典画法,崇拜古典主义的表现形式——盲目崇拜是可悲的。恺伊兹小姐和我属于两代人,中间存在着“代沟”,我们的艺术风格不同,是用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来看待艺术和生活的。